

纪果庵

缘 法



海豚出版社
DOLPHIN BOOKS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缘法/纪果庵著; 纪英楠, 黄恂编. —北京: 海豚出版社,
2011. 10

ISBN 978 - 7 - 5110 - 0569 - 4

I. ①缘… II. ①纪… ②纪… ③黄…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74632 号

书 名: 缘法
作 者: 纪果庵
编 者: 纪英楠 黄 恂

责任编辑: 王 玮 郝付云
整体设计: 郑在勇
封面设计: 周夏萍
美术编辑: 吴光前

总发行人: 俞晓群

出 版: 海豚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dolphin-books.com.cn>
地 址: 北京市百万庄大街 24 号
邮 编: 100037
电 话: 010 - 68997480 (销售)
010 - 68998879 (总编室)
传 真: 010 - 68998879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32 开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印 张: 5.25
字 数: 7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110 - 0569 - 4
定 价: 1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豚书馆”缘起

沈昌文

俞晓群、陆灏和我，在将近二十年前就有过一次“三结义”。那时，我刚要“退居二线”，但是贼心不死，还想做事。更主要的，是多年的出版工作让我结识许多名流，都是做文化的好资源。原单位的新领导不会不让我再做点小事，但是，我知道，老一辈的领导是不希望我再做什么事的，我的愿望会让新领导他们很为难。谁让我在过去一些年里那么不会伺候老人家呢！这时我概括过自己的心情：出于爱的不爱和出于不爱的爱。我只能离开我钟爱的原单位，同新结识的朋友们去“三结义”了。

完全没有想到，封建社会里的自由结义形式竟然胜过我多年习惯的领导任命方式。我们的“三结义”居然越搞越热火。没有多少年，做出来的东西，无论质与量，都让我惊喜不已。举例来说，先是《万象》杂志；接着是《新世纪万有文库》，几百本；后面来一个《书趣文丛》，六十来本……这些成绩，都是我过去不能想象的。自然，这些书的问世，还得感谢许多参与其事的其他同事和朋友，恕我不一一列举了。

那时“三结义”的“桃园”在沈阳的“辽教”。以后时过境迁，我们的刘备——俞晓群——迁出沈阳，于是，现在再次“三结义”，改在北京的“海豚”了。

出版社而名“海豚”，对我来说是个新鲜事儿。但我知道海豚爱天使的故事——“天使想给海豚一个吻，可是海太深了。海豚想给天使一个拥抱，可是天太高了……”“‘天使，我如何才能得到你爱的馈赠……’海豚痛苦地低鸣。”

现在，解决海豚痛苦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位

来自黄浦江边的著名渔人——陆灏。陆灏结识天下那么多能写善译的天使，他们会一一给海豚以深爱，以宏文，让海豚名副其实地成为一条出版江河中生活得最顽强的鱼——俞晓群领导下的出版大鱼。

我遥望海豚的胜利和成功，乐见俞晓群、陆灏两位愉快的合作，特别是读到大量我仰望和结识的天使们的怀着深爱的作品。我高兴自己现在也还是“三结义”中的一员，虽然什么事也没力气做了。我今年七十九岁，能做的只是为人们讲讲故事，话话前尘。以后，可能连这也不行了。但是无碍，我不论在不在这世界，还是相信：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俞、陆的合作会有丰富的成果。遥祝普天下的天使们，多为这两条来自祖国南北两隅的海豚以热情的支持！

二〇一〇年五月

出版说明

纪果庵（一九〇九至一九六五）散文作家，历史学家。原名纪国宣，曾用名纪庸，河北省蓟县（现属天津市）人，一九三三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曾先后在河北省宣化师范学校、滦县师范学校和南京伪中央大学任教，抗战胜利后执教于上海中国女中。一九四八年经顾颉刚先生介绍到苏州的社会教育学院代其授课，暑假后顾辞职赴京工作，纪继顾职，被聘为该校教授。一九五〇年后任苏南文化教育学院教授，并曾担任教务处副主任、语文系主任。一九五二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任苏州江苏师范学院（今苏州大学）中国史

教研室主任，主讲“中国古代及中世纪史”等课程，并应同学要求，开设“诗词格律”、“文史工具书”等选修课，深受学生欢迎。

纪果庵自一九三五年起就在《宇宙风》《人间世》《中流》《文化建设》《文学》等杂志发表散文和纪实性文章，并根据自己的见闻和调查研究撰写了《察哈尔与绥远》一书（一九三七年上海文化建设月刊社出版），是研究内蒙古近代史的重要资料。一九四〇年是纪果庵散文写作的旺盛期，大量作品发表在《古今》《风雨谈》《天地》诸刊物上，历史掌故、风土人情、忆旧抒怀，无所不谈，风格冲淡平和而略带忧郁，也有对社会和政治黑暗的谴责，是沦陷区知名作家之一，与散文家金性尧（笔名文载道）齐名，有“南金北纪”之称。一九四四年出版了散文选《两都集》，后被收入“新世纪万有文库”第四辑（二〇〇〇年一月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一九四八年后，纪果庵结合教学作文史研究，在《国文月刊》等杂志发表过一些学术性文章；并参加《中国历史小丛书》（顾颉刚主编）的工

作，撰写了其中的十六种。在江苏师范学院工作期间，纪果庵集中研究明清之际苏南纺织业和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并有重要发现，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过部分成果，但精心收集的大量资料和已写成的专著在“文革”中全部被毁。在此期间仅发表过极少的散文，如刊登在江苏省《雨花》杂志的《记苏州的园林》（已收入江苏人民出版社《1949—1979 江苏散文选》）。

《缘法》选入纪果庵上世纪四十年代前后所作散文十一篇，均为其生前所未编集者。从中不仅可以领略纪果庵散文的风格，也可以窥知当年沦陷区作家的生活、创作和交往，当能有助于更全面地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

目 录

怀孔德 (1)

篁轩记 (16)

知己篇 (30)

怀 PH (40)

跋《寄花溪》 (50)

缘 法 (59)

知堂先生南来印象追记 (79)

师友忆记 (91)

海上纪行 (118)

我所知道的陶亢德 (135)

沈启无印象 (143)

编后记 (150)

怀孔德

“孔德，孔德，他的主义是什么？

是博爱，

是寻求人类的真理，

是保守人类的秩序……”

以上是孔德学校的校歌，这些日子，头脑里总是荡漾着这支歌的清脆声音。那一定是每周的星期一，在孔德中部院落的大礼堂中，中学部和小学部都聚在一起作周会的时候，唱完党歌之后，便是这个歌了。另外还有一首，是以“我们的北河沿”起头的，不常唱。回想别离可爱的孔德，不觉匆匆十年，去年回北京，看见昔日小学的学生，已有不

少人在大学作事，我们正是不知不觉的老去，看着幼小的长大，虽然也喜悦，实在还是哀怅得很。在苦雨斋中，也看到好几位孔德的老同事，大家提起当年，连素来不甚相熟的人也立即有一番亲热，孔德好像成了我们友谊的纽带。自己大学毕业以后，经过的事情也很不少了，但孔德的生活，却永远比别的印象更深，那可以说是一连串有趣味有色泽的日子，一大片有景物有繁华的环境。……有一天看到当时主持着小学部的老友王淑周，他的大少爷已经娶妻生子，我们的境界和心情也就可想而知。由他的述说，知道今日之孔德也像受了创伤一样，荒凉，穷困，拮据，绝对没有往日的丰采与情味了。我不免想到那红色的门，绿色的窗，有美丽的花坛的院落，有紫藤的夏荫，与那些道不出姓名的永远可爱的面孔。但是当我路过东安门大街时，只见什么东兴楼在对面修礼堂了，南河沿的翠明庄多么堂皇富丽，新扩充的柏油路多么宽阔，而只有孔德是老了，钱玄同先生手书的照壁上的总理遗嘱，和注有国音及罗马字的马叔平隶书的校名

都剥落了，虽然没有进入学校，可是心里的沉重已经使我不能忍受，东安门的红色拱门在哪里呢？常常在大街两旁钉皮鞋的老匠人在哪里呢？我常常去理发的那小店在哪里呢？在冬天，垂满了冰箸的咿哑的水车为什么不见了呢？南池子的树荫好像都变了颜色，真的，整个北京好像都和我生疏了，不亲热了。

这里我要说明，虽然钱玄同先生在致周知堂先生的信里把孔德唤作“丘道”，（见知堂先生《玄同纪念》引）但只是为了猜谜，实在孔德乃是法国社会学家 Comte 的名字，所以学校的名字也就译为 Ecole de Comte，（在照壁的校名下也有这一行法文的）一个最不冬烘的学校，却取了顶冬烘字样的校名，不知底里的人，一定莫名其妙。她是属于中法大学系统，中法共分四学院，都是以法国的著名学者为名的，文学院曰服尔德学院，即 Voltaire 之名。理学院曰居礼，发明镭铀的，大家都知道。陆谟克学院乃是生物学家 Lamarck 之名，另外一个就是孔德学院了，顾名思义，自可知其为专研

社会科学者。但孔德学校的历史，却长于孔德学院，故大家常以孔德学院为孔德学校的继母。孔德是无所谓高初中的，自幼稚园起，小学六个年级，中学四个年级，大学四个年级，初中一叫作七年级，大学一叫作十一年级，这是非常特别的，差不多从幼稚园入校，一直可以到大学毕业，而到里昂或巴黎去留学，不必再考什么入学试验了。他们念的是法文，英语只作第二外国语，大约不是自立系统，升入别的大学也是困难的。

谁也想不到孔德的校长乃是蔡元培先生，他是终年不会到校的。孔德可以说和北大的夙命相连系，学生，北大同仁的子弟；教员，北大的教授或学生。当我进孔德的时候，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从前任课的几位前辈，沈尹默先生，马幼渔先生，周岂明先生，张凤举先生，徐祖正先生，钱玄同先生，沈兼士先生……等，都已经去作政府的高级官吏，或在大学里主持着顶重要的科系。剩下的只有研究中国小说史的马隅卿（廉）先生，他在管着全校事务，名义好像是总务长罢，还有陈君哲

先生，仍然教着高级班的国文。卫天霖先生，教着美术，陶虞孙先生教音乐和生物，赵荫棠先生教国文。去年看到赵先生，真是老得多了，拿着短小的旱烟管，说话还是那么有风趣。可是，虽然那些老先生是离开了学校，但在精神上仍然有很密切的关系，譬如钱玄同先生，一直到廿七年逝世为止，总是寄宿在学校里的，那个紫藤的小院落，阴阴的，两间小小的东房，紧邻就是不修边幅的王青芳先生，我几乎每天都在孔德的大门附近遇到钱先生拿着手杖和破黄皮包去大学上课，他连包车都没有，出门现雇。鲁迅先生《两地书》第一二六函云：“途次往孔德学校，去看旧书，遇金立因，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不知迅翁为什么和钱先生不对，此所云金立因，分明是指钱公。我们同学对钱先生都是很恭敬的，我在《师友忆记》里也说到过。两贤相恶，或许自古已然。唯玄公与迅翁乃是在东京小石川町同时听太炎先生讲说文解字的同门，似乎不该如是同室操戈耳。知堂先生《玄同纪念》云：

“关于玄同的思想与性情欲有所论述，这是不容易的事，……我只简单的一说在听到凶信后所得的感想，我觉得这是一个大损失。玄同的文章与言论平时看去似乎颇是偏激，其实他是平正通达不过的人，近几年和他商量孔德学校的事，他总是最能得要领，理解其中的曲折，寻出一条解决的途径，他常诙谐的称为贴水膏药，但在我实在觉得是极难得的一种品格，平时不觉得，到了不在之后才感觉可惜，却是来不及了，这是真的可惜。老朋友中间玄同和我见面的时候最多，讲话也不拘束而且多游戏，但他实是我的畏友，浮泛的劝戒与嘲讽虽然用意不同，一样的没有什么用处。玄同平常不务苛求，有所忠告必以谅解为本，务为受者利益计，亦不泛泛徒为高论，我最觉得可感。……”

由这些话可以知道知堂翁与玄同翁对于孔德学校关系之深，且大可了解玄翁之为人，我们曾和钱公受过业的殊有同感。孔德有一时期全由尹默

先生在背后主持，后来就转入周先生名下，大家都称周先生为周二先生是也。关于孔德内部的问题，那我是不能赞一词的，学校规模一大，有点噜噜苏苏，也许免不了，但无论怎样，孔德总是整个的，活泼的，前进的，朝气的。尹默先生负责时的主持人即马隅卿先生，马先生为马氏兄弟中之最幼者，幼渔先生，叔平先生，大家通晓得的，这位九先生专治中国小说史，不登大雅文库起初或即指马公自己办公的那两间房，位于孔德中部的高台上，前面种了不少的花木，我们天天在那广大的砖台上上课间操，我初到孔德时，他正以古今小品书籍印行会的名义印着《清平山堂话本》，这时还没有得到冯梦龙原著的四十四本《平妖传》，故尚无平妖堂之名。前面鲁迅先生所说的经孔德看旧书，亦即指此，唯孔德之旧书，又不全在马公平妖堂中，另有十几大间用厚重的城砖筑成的书库，原是清宗人府放置玉牒的地方，这儿藏满种种珍本，而小说戏曲尤多。有名的插图本崇祯刊《金瓶梅》亦在其中，与北大所藏及北平图书馆的万历本可以鼎

足而三的。此项藏书自然要感谢隅卿先生的搜罗之功，每天背着蓝布包袱的书友们在孔德的红大门内外徘徊着，于是书库一天天丰满起来了。但在早期的孔德，听说蔡先生，沈先生，以及知堂先生都曾买过不少书的，并且有许多是由冷摊得来。所以，当民国十九年，学校为了买书垫款太多，政府津贴又断，因而发不出薪水时，我在物质上虽然困苦得不可能言喻，而精神上则确是分毫怨思都没有，盖下意识的对于学校有着不可动摇的敬意之故。马先生不唯在书的收藏上使孔德造成特殊地位，就是在精神的奋斗上也曾为孔德卖过不少的气力。他如存在，年岁也不过五十岁罢，可是终于死在北大的小说史课上，而因为“身后萧条”的缘故，平妖堂的珍品也全数售之北大了。《苦茶随笔》中有《隅卿纪念》一文，可以作为我所说的参考，引抄如下：

……与隅卿相识大约在民国十年左右，但直到民国十四年我担任了孔德学校中学部的两班功课，我们才时常相见。当时系与玄同